

◎ 冯积岐 著

心 突

T U R A N

X I N H U A N G

慌 然

冯积岐短篇精选集

我总觉得，

使我向往的短篇小说仿佛金苹果，

在不远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等着我去摘取。

因此，我竭尽全力，朝那个目标奋进——变换艺术手法，

左突右进，苦心经营，

打造短篇小说的王国。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冯 积 岐 短 篇 精 选 集

心 突

T U R A N

X I N H U A N G

慌 然

◎冯积岐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突然心慌 / 冯积岐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1

(冯积岐短篇精选集)

ISBN 978-7-5513-1562-3

I. ①突… II. ①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1376 号

冯积岐短篇精选集

突然心慌

TURAN XINHUANG

作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马凤霞
整体设计	张洪海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9 mm × 1194mm 1/32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562-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1206800

出版社地址: 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 (邮编: 710061)

营销中心电话: 029-87277748

写出了“邮票大小的故乡”

——代序

邵 燕 祥

大家知道福克纳终其一生写出了他“邮票大小的故乡”。读了这部书稿，我想，冯积岐的精彩，也是他写出了自己“邮票大小的故乡”！

作者在农村基层积累的生活经验是他的童子功，可以触类旁通，取用无穷。不管他写农村里的什么人，都不止于“像那么回事儿”，而“就是那么回事儿”。何况他能够把男女老少形形色色的“乡下人”写出个性或特色来。这就在他选定的例如松陵村、南堡乡这个“场”，形成特定的氛围。落在笔下就是所说的风俗志。不管是新风还是旧俗，有的是正风良俗，有的是奇风异俗，有的是伤风败俗……人与风俗，孰为主导，好像也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

《一顶草帽》从一个别致的角度写出了个颇有心计

的“访民”与对上访（又被命名“缠访”）穷于应付的基层干部的博弈，在官民沟通渠道阏如或不畅，而现有维稳政策要求把上访消灭在萌芽状态至少堵截在当地（这是我的体会，不是文件上的准确提法）的框架里，注定会形成访民坎坷难行和干部进退失据的尴尬。这在当事双方，乃至整个的社会都是一个困境。不管冯积岐几分写实，几分虚构，写出这个困境，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历史，冯积岐就成了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和社会的记录员。

《农妇祁红霞》延续了这一题材和主题，讲了一个老上访户辛酸的故事。在旧冤叠加新冤的背后，是前法治社会不但缺乏必要的法律救济，且连起码的程序公正也谈不到：含冤莫申的访民只能寄希望于空无（哪里有那么多瞎猫能碰上死耗子），而责任攸关的干部也无所遵循，不知道哪里是法律的边界，他们的“创造性”沦为荒唐的试验，乃至违法违宪的作为。

这样的困境是现实的，这样的书写也就是写（现）实主义吧？对于成百上千的小说读者和成千上万的非读者群，对于“干部和群众”来说，这个困境是属于他们的，是能引起他们激动和思索的。也许距离形而上的终极追问，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云云的抽象问

题，远隔十万八千里，但这才是他们惨淡的人生和斑斑血迹。——至于说起理性的思辨，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步一步深入的吧。

如果说这里触及的是现实热点，那么像《我们村的最后一个地主》，则填补了另一个文学题材中的重大历史空白。这个在全国占有极大人口比例的“敌对阶级”的形象，长期以来在文学书写中多被简单化脸谱化或妖魔化了。地主分子及其家人，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以至隔代家属，作为“黑五类”之首的存在，他们的遭际和心理往往被留白了。

在触及童年和少年时，作者笔墨是干净的。而当他不得不从成人社会汲取墨水时，则不免混杂沉淀了社会的渣滓。这不是作者的审美取向问题，而是由于刚性的“假恶丑”挤占了“真善美”，现实生活中道德底线急遽沦落，赤裸裸的公然无耻在诸多情境中取代了虚伪的假面。这不是作者的“阴暗面”猎奇，这是公开的秘密，是一切欲写实的作者所面对之“实”。在人们耳目所及处，性活动成为某些社会行为或事件的重要节点，在小说中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推敲性行为描写的数量和详略是否妥当，而在于是否揭示角色精神面貌和人性深度。但这样说说容易，却没有固定的配方，一个作者下

笔时如何掂量、拿捏，不只是简单的字句增删功夫吧。

当然，权力者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其糜烂和堕落，其危害社会和民众，不限于性乱这一点，而社会上许多两性关系上的混乱，当事者也不限于在职干部。这从本书各篇已可看到鲜活的实例，似也无须格外说明。

无论是“干部”中，还是“群众”中，这种传承久远，但于今为烈的乱象，突显出在令人不堪的吏治和世风交相作用下，广大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人身权利和个人尊严得不到法律和舆论的保障和支持。这本小说里写到的许多妇女还处于“前娜拉”生存状态，她们被买卖已经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有被迫卖身（《牵马的女人》），有权色交易（《苗珍简历注释》），等等。这里有力地折射了当前中国妇女解放的现状，广大城乡妇女的实际社会地位，让人忧虑，不是杞忧。

相对来说，像《黑衣女人》所写的故事，一般可以归为逸事逸闻，算不得尖锐的社会性主题。作品以“活见鬼”的幻觉，隐约写了一个青年女性周旋于几个老农之间的畸形性关系（不同于旧日华北农村基于贫病产生的一女二夫的“拉帮套”），因不属群体活动，又在荒山野岭，故属“三不管”。近于陋俗，但有田野调查的认识意义，而作者从

容写来，带着沈从文、汪曾祺的文学笔意，或也正合“风俗志”的正解。

沈从文也好，汪曾祺也好，或者加上孙犁，还有现在很少提起的赵树理，他们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他们作品中的情趣与意趣，都赋有由衷的人道同情，这是不同于旧时代单纯“述异”之作的。

从这里，我联想到可谓古代短篇小说之冠的《聊斋志异》，毕飞宇对其中的《促织》有极高的评价和细致的文本分析，可证他读书是用功的。我听说有些作家表示只读外国名家即“世界级大师”的经典名作，这是取法乎上，无可厚非，但我以为，本土作品也未必如有些人所认定的全无价值。

冯积岐在作品中，偶尔也采用一些隐喻、错觉之类的手法，有的也颇有趣，如《皮影，或局长之死》，恍若游戏之笔，既讽“死官僚”局长为非人，又于意念中千刀百剪加以凌迟，不亦快哉！但如《刀子》《一幅画》《影子》等，我明知此类手法的小说不宜以逻辑强求，但对情节中的玄、怪，还是感到有点格格不入。倒是他自己也喜欢的《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王三视力的异变，王三和唢呐的对话，虽都显得有点“神”，却能够接受下来。这里面必

然有冯积岐对时代对人性的理解。

个人直觉感受，可能因人而异，因阅读习惯、审美眼界，甚至非文学的原因形成偏爱偏见都是难免的。聊备一说。冯积岐不妨多听听各样人的意见，但不是人人都会坦陈己见。我相信自己是坦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 这篇代序是从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写给本书作者冯积岐的信中摘录的。

目录

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	1
玩蛇的女孩	11
故乡来了一位陌生人	26
影子	36
半夜敲门	47
刀子	62
一幅画	84
皮影，或局长之死	97
一顶草帽	116
牵马的女人	137
乡长流泪了	154
最后一课	175
突然心慌	188
父亲和他的哑巴儿子	205
黑衣女人	220
故乡和那个男孩	238
后记	255

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

唢呐王三突然失明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王三随着他的吹鼓手班子从陈村回来之后将那把黄铜唢呐放在柜子上向屋外走去，他的左脚被门槛绊了一下。王三这时候才觉得，他看不见门槛了，屋外仿佛悲凉的唢呐声一般，是黑沉沉的一团。王三收回脚，退回屋子里，屋子里同样是黑沉沉的一团：土炕、木箱、凳子以及他所熟悉的所有的简单摆设都看不清了。王三努力地睁了睁眼，他看见他把黄铜唢呐沉睡似的躺在柜子上。王三捧着黄铜色走到柜子跟前准确无误地抓住了唢呐，黄铜唢呐被他的双手摩挲得锃光发亮。王三将唢呐又放在了柜子上，他分明看见唢呐那平静的姿势和深沉的色泽。由此，王三觉得，他的双目是明亮的。他拧过身去又向屋外走，屋子里漆黑一片，他只走了几步，左脚又被门槛一绊。王三就摸着墙出了屋子，站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娘啊娘啊地喊叫。

王三的母亲从厨房里匆匆地走出来，她看见儿子呆呆地

站立在台阶上呆呆地看着天空，就问王三：娃呀，你是怎么了？王三很小心地向前走了两步，他伸出了双手在母亲身上摸着。王三说：娘，我咋看不见你了？王三的母亲去看王三，王三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异样，眸子还是那么黑那么亮。王三的母亲十分惊诧，她问王三：你是啥时候看不见的？王三说：刚才。王三说他从陈村回来的时候一路上还能看见田地里碧绿的麦子和路旁挺拔的杨树，以及路上烧纸上坟的行人。王三的母亲就搀扶着王三到屋里去。王三的母亲说：王三你小心门槛。王三毕竟没有习惯在黑暗中生活，他抬脚时还是被门槛绊了一下。进了屋，王三一眼就看见了柜子上的喷呐，他依旧准确无误地一把抓住了喷呐。王三的母亲十分奇怪，就问王三：你能看见你的喷呐？王三说能。能看见娘吗？看不见。王三的母亲一想就想到了清明节，想到了王三招祸的原因是和这个节日的不祥分不开的。王三的母亲吩咐王三到炕上去躺下，她端来了一碗凉水，拿来三根筷子，抓了一撮小米一撮麦面。王三的母亲化了香表，念着咒符，驱送着附在王三身上的黑暗。

但王三确实是失明了。王三到县城和省城的眼病医院跑了好几次，药也吃了，针也打了，眼药水也点了，但是失明并未得到根治。医生们也说不清王三失明的原因。王三失明那一年才19岁。

从光明一下子跌进黑暗，王三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走路时，他依靠手中的那根竹竿向前打探，双脚跟着鸡啄食似的竹竿小心翼翼地迈动。如果没有竹竿，他必须先伸出双手比画似的触摸。双目失明使王三的嗅觉听觉触觉味觉变得极其敏锐。在暮春初夏的一天，王三吹唢呐回来，一进屋就对母亲说：楼上有一只死老鼠。王三的鼻子吸了吸，说在东南角。母亲搬来木梯上到楼上去一看，木板楼的东南角果然有一只死老鼠。母亲就问儿子：你咋知道的？王三若无其事地说：我能看得见。

王三一如既往地跟着他的吹鼓手班子去吹唢呐。王三一如既往地走在唢呐队伍的最前边。他不要别人指引，也不用竹竿探路，擎在眼前头的那把黄铜唢呐如同灯笼火把照亮了他前边的道路，他甚至能看见从唢呐口里偶尔滴下来的一滴口水。王三完全沉浸在嘹亮悲怆的唢呐声中了，仿佛那唢呐声使他重见光明。王三觉得，失明与否和他的声音世界无关，声音对于盲人和双目明亮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从墓地回来，开始坐席了。吃到中间，王三的同伙故意捉弄王三，当王三拿起筷子去盘子里夹菜时，同伙就将盘子拿到了一边，王三的筷子在席桌上空点了一下，筷子戳到席桌上的声音如同敲鼓一般。王三就将筷子放下，只

吃白面馍馍。同伙说：王三，你吃菜呀。王三说：没有菜，不要哄我了。王三的同伙笑了，他们将盘子放在原来的地方叫王三吃菜。王三还是不动筷子，王三还是说同伙在哄他。王三觉得桌子上没有盘子，他就不动筷子。王三的同伙以为王三失明后脾气变得古怪了，以后就再也不捉弄他了。可是，他们就不知道王三是怎么想的。在王三看来，他没有看见也没有感觉到就等于没有。他不能拿筷子在没有中戳。

王三对他的突然失明并不悲伤，他甚至觉得，让他猛然间睁开眼睛他可能还难以适应呢。半夜，王三从炕上爬起来，拿着唢呐到村外的高坡上去吹，冷寂而凄苦的唢呐声将全村人从睡梦里惊醒。他们很难入睡了，想法似乎拢在了一起：王三这孩子多可怜呀，年轻轻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王三的母亲从院门里出来，走上高坡，她拽着王三的衣袖，叫他回去睡觉。王三不。王三的母亲说：晚上是睡觉的时间，你天明了再吹。王三淡然地说：一样。王三的母亲看着蹲在月亮地里的王三，心中滋生的悲哀弥漫了夜晚。可怜的儿子怎么能够说白天和晚上一样呢？母亲看不清儿子失明之后心中的黑暗和光明。王三听见母亲在低声哭泣，就说：娘，你哭啥哩，我不是好好的吗？王三的母亲止住了泪，她说：娃呀，娘真为你发愁哩。王三嘻

嘻一笑：有啥可愁的？我看不见有啥不好？王三一直吹得整个村庄在摇摇晃晃才回家睡觉去了。

王三将唢呐放在了柜子上，爬上炕刚躺下，就听见一阵低语，叽叽喳喳的，听不清。等他听清时，原来是柜子上的唢呐在说话。

唢呐说：王三，你知道现在是啥时候吗？

王三说：我不知道。

唢呐说：你不知道，我说给你听。

王三说：不用你说，我不想知道。

唢呐说：你看不见就自己哄自己。

王三说：就是我能看见月亮很大、星星很繁顶什么用？还不是眼睛在哄我？

唢呐说：外面的月亮本来就很大，星星本来就很繁，怎么能说是眼睛在哄你？

王三说：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本来的样子，如果人的眼睛能看到本来的样子，人就该成为瞎子。本来是什么样子？你本来就不能说话，不也说话了吗？

唢呐被王三问得张口结舌。它在木柜上滚动了一下，不再说什么了。唢呐王三看着他那把黄铜唢呐，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王三对流逝的时间有着惊人的麻木和迟钝，王三和其

他盲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此。王三的母亲给王三说：你已经 24 岁了，到结婚的年龄了。王三这才知道了他的岁数。

王三是在突然失明以后的第五年正月里结婚的。王三的媳妇是王三的大舅从雍山里引来的一个甘肃女人。相亲的过程极其简单。王三笑着问他的母亲：娘，我的媳妇是不是女人？王三那貌似揶揄的口气里有一股深刻的酸楚。母亲听罢，欲笑不能欲哭无泪。在母亲的请求下，那女人叫王三用双手在她脸上做了短暂的触摸。女人的头发、鼻子、眼睛以及嘴巴从王三的手底下流过之后，王三袖了双手站在了一边。从王三手底下流走的并不是一个女人所具有的五官，而是十分庞大的盲目，王三明白。王三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点点头。王三的结婚仪式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王三的失明并没有给婚礼带来麻烦或阻碍。王三的吹鼓手班子将唢呐从清早吹到了黄昏，优美的唢呐声填充了所有的空间和时间，盲人的缺陷被动人的乐声遮掩了。

其实，对于王三来说，新婚之夜仿佛装在盒子里一般，他妄图打开它，却无法打开。即使他打开又能得到什么呢？既然他看不见新媳妇的动人之处，也就等于，即使她是动人的，也不能使他激动。在这个本该充满柔情蜜意的夜晚，王三并不甘心，他妄想用新媳妇的回答来满足自己美好的渴望。

王三问：你说，你好看不？

女人答：嘻嘻。

王三问：你的身上得是很白？

女人答：嘻嘻。

王三问：你的眼睛是杏仁眼，得是？

女人答：嘻嘻。

女人用不可捉摸的笑声回答了王三，回答了新婚之夜。

王三用想象补充他的女人。在他的想象中，属于他的媳妇虽不是光艳照人也该是端庄漂亮的：瓜子脸，睫毛乌黑，端正的身段，修长的双腿，皮肤白皙而光洁。王三只是否认他看不到的空间和物体，并不否认他的想象。他在想象中充实地生活着。为了证实他的想象和现实之间并无多大的距离，王三背着他的女人去问喷呐。王三将他想象中的女人给喷呐描述了一番。

喷呐听罢，朗声而笑。

王三问：我的女人不是那般模样？

喷呐说：你那样做没有必要。

王三问：为啥说没有必要？

喷呐说：你不是说你看不见就等于没有吗？你为啥要为没有的事情耗费心智？

王三说：我不是为没有的事情耗费心智，我的女人就